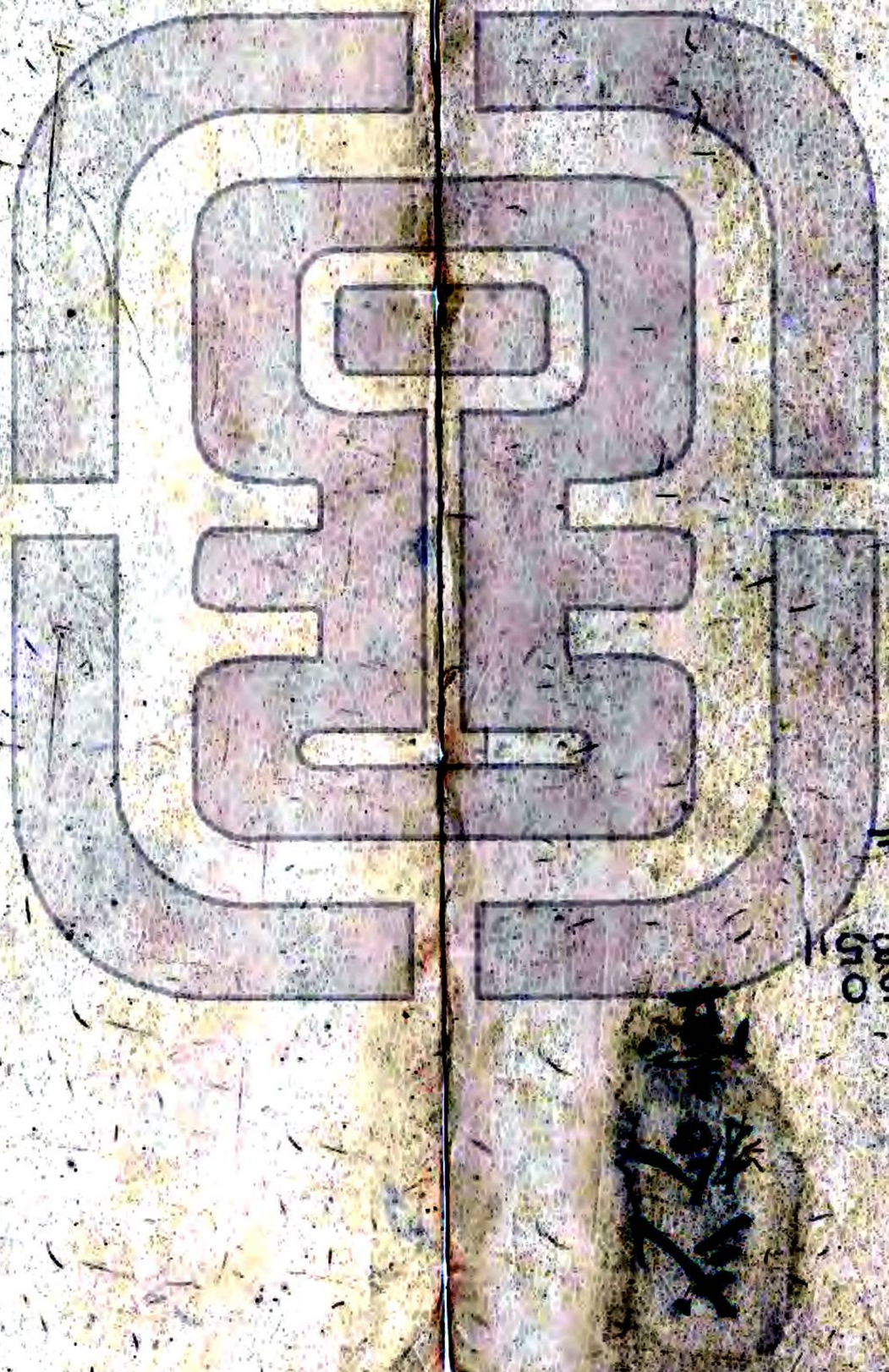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第五冊

蔡毓榮

新建昆明書院碑記

李澄中　侍讀庚午典試諸姻人

蘭隱君祠堂記

楊　馝　麗江府知府奉天人

遷建麗江府學記

張允隨

福山泉記

徐本　僊鹽道湖北蘄水人

文山書院記

陳宏謀　布政司廣西臨桂人

醒亭記

尹繼善

新建五華書院碑記

鄂爾泰

丁祭教　徵滇士入書院教
尹繼善
嚴禁招買檄　禁止呈送土物檄
張允隨
勸民樹藝檄　大計後申飭各屬檄
范承勳
雲南通志序
張允隨
趙州志序
陳宏謀
重刊四禮序　重刊近思錄集解序　重刊小學纂註序
繆　彤修撰江南吳縣人
王端簡公傳
韓　菼禮部尚書江南長洲人
昆陽州李孝子傳
陳　純祿勸州知州直隸冀州人
楊刺史傳
黃士傑糧儲道福建長泰人

李烈婦傳
范承勳
護花山房記
石琳
新建雲濤寺及新得温泉碑記
孫人龍學院浙江烏程人
堂川記
范承勳
小碧玉泉說

陳宏緒明晉州知州江西新建人
送廬江令耿君之耀州序
毛際可祥符縣知縣已未保舉鴻博浙江遂安人
趙少宰撫浙六事圖記
李仙根侍郎四川遂甯人
雞足山迦葉殿藏經記
黃元治大理府通判江南歙縣人
桂香書院記
龍谷山澄碧樓記
張泰交太和縣知縣山西陽城人

龍尾關橋石闕記
畢忠吉 迪西道山東益都人
葉榆楊氏十節詩序
黃元治
感通寺僧無極朝天集序
毛奇齡 浙江蕭山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檢討
平滇頌
尤侗 江南長洲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檢討
平滇頌
滇繫 八之五 藝文目錄 四
汪琬 江南長洲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編修
送人之雲南序
龐塏 直隸任邱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知府
孫繼魯傳
宋潛虛 江南江寧人布衣
薛大觀傳 楊劉二王合傳
熊寶泰 江南潛山人諸生
遊燕子洞記 威遠知事王君墓表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蔡毓榮新建昆明書院碑記

從來地方之治在風俗風俗之厚在教化教化之興在詩書其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者是又在上之人加之意爾滇雖僻在天末漢夷雜處然其山水清遠人才文物歷代不乏曩經逆變征斂無時閭閻塗炭詩書燼燼小民疲於供億紳士竄於山林百姓十載無絃誦聲余奉揚天討提師厭境之日烽烟千里滿地干戈幷藻鬻宮鞠爲茂草



心竊傷之當是時惟撫軍王公與余同慨然余尚膺楚任雖有志而未逮也及蕩平之後奉命駐滇草昧經綸庶務交瘁凡設立營制招集流亡紾輯士司會計兵食防禦盜賊澄敘官方諸大政莫不竭心而計之悉力而行之

皇帝二十有二年補行辛酉科及二十三年甲子科鄉試滇中雖取士如額然求其學行純粹才品卓越者寥寥無幾由兵燹之後鼓舞作新者無其人而涵育薰陶者無其地無惑乎士未知學民未知義也因與司道諸君計之曰滇人

士廢學久矣自余與撫軍初入滇時見學宮闕狀其嘆人
才放失廑懷者久之閒嘗覽其形勝鸚鵡碧雞之麓從昆
池烟水之浩淼亦洋洋乎大觀也及夷考其人物自前明
有楊文襄嚴恭肅傳招蒼諸公而後葢代之士邈焉寡儔
聖明御世海宇澄清災沴潛消山川炳煥其鬱蒸之氣當必有
如文襄恭肅諸公者起而應之余欲捐俸以建書院俾寒
困有志之士誦習其中育人才以報
天子不亦可乎僉曰善於是擇於城南郭外東西兩寺之閒買
地一隅厥位面陽匪喧匪寂前殿三楹祠文昌帝君中構

一閣爲講貫之所後廳五楹爲憩息之地兩廡各構三十
廈爲諸生棲止之區鳩工庀材始於甲子之冬落成於乙
丑之春顏之曰昆明書院付雲南府昆明縣兩學司鐸者
掌之更爲置田三百畝歲收租一百二十石計口以給諸
生之肄業者亦付司鐸者與其出納並勒諸石以志不朽
是舉也雖出自余與撫軍王公入滇之初念然尤賴司道
諸君共成之要莫非興教化厚風俗期至治之同心也然
則滇人士之誦習其中者其亦思昆明爲首善之地敦孝
弟以立其本存忠信以厚其基服禮義以嫻其身尚廉恥

以致其行出而得志則揚文襄之芳躅可步也即處而淑身亦鄉黨之善人不失也凡若此者皆教化之所由與風俗之所由厚也將由此而兩迪六詔家敦孝友戶列詩書野老矢何力之歌郊童廣不識之頌地方久安長治之道詎不在於是乎此又余與撫軍之深有望於滇人士者也若或植鶱羽而逐凌霄假棲止而競趨謁借呫嗶以竊升斗豈特滇人士之蒙其羞歟即典守者亦不得辭其咎也

李澄中蘭隱君祠堂記

庚午冬余自滇南奉使回至楊林遲客聞其地有蘭先生者諱茂字廷秀號止庵明洪武時人少有大志不就乃潛心理道淹通經史凡黃冠緇流醫方卜筮星歷風角之書靡不窮究其奧鄉里稱爲賢會王尚書驥征麓川先生授以方略遂成功若要麓川破船往山上過居人至今猶傳其語所著有元壺集鑑例折衷經史餘論安邊策條止庵吟稿聲律發蒙山堂雜稿等書行於世四方學者多師事之年八十卒于家有司以狀聞從祀鄉賢今其墓尚在蘭氏子孫衰微矣余與諸子覓其隧道抔土傾圮宿草榛莽墓碣剝蝕過半慨然有

風流銷歇之悲焉夫北邙之冢其爲石馬秋風者何限士
君子鮮有回車太息憑弔其軼事者先生終老家食能於
三百餘年人亡風微之後使萬里羈客徘徊嘆息而不忍
去謂非其流風餘韻有以廉頑立懦而能然哉余捐金爲
之倡首俾里人新其墓碣並葺其廟後之人倘有踵余之
後聞風而起復事修葺者此物此志也雖先生脫屣富貴
委骨於陳根蓁蒨之中豈復有形骸之見區區以祠墓爲
重輕而余之徘徊感嘆蓋有出於不自知其然者乃知懿
德之好千古同情初不以時代間隔也

楊秘遷建麗江府學記

山左聖人鄉也先大夫撫其地余時爲兒童嬉戲語以陳
俎豆弗知也比長就學亦惟呫嗶從事所爲學聖人之道
志當世之務者茫乎未曉通籍後日習吏牘抑又未遑遜
志焉及待罪東昌益近聖人居登闕里之堂宗廟百官備
瞻美富心切向往然後知獲上治民順親信友由明善以
要於誠者雖簿書鞅掌要未可以一息弛良以聖人之道
範圍天下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固無人不可學無地
不當學者也甲辰歲自曲靖調守麗陽甫下車首謁文廟

見其地勢卑隘規模淺陋所以安先聖舍生徒者均未有
當焉乃稽創造於諸生對曰麗舊無學士酋木氏慮民用
智而難治因如秦人之愚黔首一切聰穎子弟俱抑之奴
隸中不許事詩書康熙辛巳春曲阜孔公興詢來判府事
見麗民質甚美力請建學以造士木氏猶然撓之事幾寢
會執政知孔公能委剌劍川乃得出囊俸招劍工伐麗木
購民地布置經營閱三載訖工禮樂器畢具而麗始有學
當是時酋勢方熾建學為最拂意事地勢之不暇擇規模
之不及宏所必然也諸生之言如此余因作而歎曰孔君

此舉可謂知先務而無媿於聖人之裔矣夫國家治教休
明道化翔洽興賢育才百年於茲矣麗固邊鄙然披禮荷
毳之夫維皇降衷厥有恒性習俗僞詐長民者機智使然
耳被以禮樂詩書之澤明君臣父子之倫未有不蒸蒸向
化而油然親其上者必以不事詩書錮其智而益其愚豈
聖天子廣勵學宮之意哉向非孔君則麗民且不知有學尚何
卑隘淺陋之足病然卑隘淺陋至今日又大不可語竟而
諸生退余以履任方新不及舉明年諸所役作各就緒廣
文萬咸燕率諸生以遷建學宮請余曰是余夙志也遂議

遷於府治北正大爽塏風氣攸聚工甫興而委理嵯政之
檄至乃囑廣文董其役經始於乙巳季秋落成於丙午仲
春自大殿及兩廡戟門櫺星門率循舊制柱棟瓦甓易朽
益新環垣鑿池宏敞壯麗丹漆粉堊煥然爲一郡偉觀工
垂成皆願有記抑余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士者民
之倡師儒者又士之倡誠仿昔人經義治事之遺意以誘
訓諸生讀古人書學古人之道皆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使
數年鬱勃之氣暢於事業發於文章爲信友爲孝子爲忠

臣爲良民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庶幾遊聖人之門而無愧若余固兩遊聖人
之鄉而未聞夫子之道猶幸繼聖人之裔而同此勸學之
誠也是可與麗人士共勉也崇山圍之有田二千餘畝地以
張允隨福山泉碑記
福山泉廣通舊乾海子也嘗山圍之有田二千餘畝地以
乾名志無水也既無水何以田曰耕以雨栽以雨苗而秀
且實亦以雨蓋不徒恃地而尤恃天也雨偶愆可若何則
曰無如何也滇之田類是者皆呼曰雷鳴田不獨廣邑一
乾海子矣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天子重農貴粟講求水利燕趙黍田也濬而宅稄秦隴陸地也
疏而爲澤滇豈獨以山國異哉余撫滇每以農事飭有司
在盡人之力以通地之窮比歲農利灌溉年多順成亦既
有效矣廣通令楊登以乾海子之嗇於水也徘徊周視於
山後五里許得泉三股發源福德山麓欲導之而阻於山
請示於余余勉之乃出貲鳩民鑿山腹七十丈寬三尺高
增其一水瀡瀡入於峒達於溝引於田蓄洩有法工役不
擾業是田者皆喜曰乾海子不乾矣請易名申到下其議
於司司上其名曰福山泉邇其源也並請記以勒石余曰



此牧民者常職耳何必記雖然有可風者三史起令鄴引
漳水而魏富白公在漢引涇水而民饒地無論肥瘠顧人
力何如耳滇所在多山田苦無水司牧者苟皆能營度而
補救之無誘地利無任天時無徒責勞於民是瘠者可肥
而歉者可豐也傳又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
其終楊令果知此意也凡牧民之政其勤如探源教如鑿
山收效如登百穀又何往而不治夫奉宣德意有司事也
先公後私民之分也服其疇食其利尚思
國家所以任吏治重農功嘉惠黎元無微不至忠敬之心油

然以生乎是爲記

徐本僊修建文山書院記

取諸貢而得文之原取諸大畜而知山之用邑之以文山名也詎無故耶貢之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明者文止者山火發土凝日華嶽麓文在山也大畜之彖曰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篤實者山輝光者文納懸象於安敦山而文也顧茲名焉烏可以無學乎且夫茲地之昉於洪荒者越數千年隸版圖僅七十餘載初顏其郡曰開化有開必先臣我多遜謹厥始歟今復加以縣治命曰文山聲教暨訖華實兼綜成厥中要厥終歟顧茲名焉烏可以無學乎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邑初設余首肩其任循名責實損資百五十兩置義館六椽學田一所師課蒙習以企絃歌之十一至乃於學也闢而修之於田也增而廣之是在後之同志者縣治之設也在雍正八年春三省制軍少保鄂公之請也文山之名我

皇上實命之縣令小臣徐本僊乃

楚中人家於黃州之蘄水縣

始任茲地以雍正八年五月念四日設學在雍正九年五月也

陳宏謀醒亭記

醒之爲言警也以此名亭志警也人醉則昏醒則明警而覺之使無卽於昏也曰子之不勝杯杓也蓋自生而已然子固常醒者也而焉用警曰有是哉物之足以醉人也獨酒乎哉適於玩好而志爲之移矣暱於聲色而神爲之蕩矣推而制事應物遇人聽言苟有所偏卽有所惑是亦醉也奚必酒曰然則何以不銘諸座右曰斯亭蓋飲後憩息之所也吾以此爲不時之提撕且使爲吾客者亦有所觸於目而警於心焉故以名亭

尹繼善新建五華書院碑記

滇處西南極邊衣冠文物差不逮中土而山川瑋麗韞玉陶金人才亦輩出會城舊有昆明書院爲諸生講習所因規制未備廩給難繼諸生裹糧負笈未能周徧我

皇上覃敷文教無遠弗屆雍正十一年特諭天下督撫建立書院給帑千金永爲膏火資余適於是時奉

命總制三省駐節斯土爰與撫軍熟籌審榷爲經久計期上副
九重栽培鼓勵之盛心下收多士引掖觀摩之實效乃就五華
山址新建官廨闢講堂增學舍飭藩司購買官莊歲入租
穀爲修脯餼廩之需遂遠聘明師於江南而集學使所取
前列諸生並通行各屬舉報文行兼優之士嚴加考驗拔
其尤者收入書院肄業復酌定條約日有課月有試訓誨
有程勤惰有別委教員專司稽察出入之事又慮道遠難
致書籍手訂制藝古文詩賦各種刋成數卷令諸生以時
誦習規模具備煥然改觀諸生感沐

皇仁歡忻鼓舞不獨在院肄業者汲汲孜孜力圖進取即未與
其列者聞風奮發駸駸乎有日上之勢夫功不專則業不
精教不嚴則率不謹舉一事而不慎厥始則不足以圖厥
終余忝居封疆重任環顧彼都人士皆吾子弟造就期望
之懷至眞且切自莅任以來仰賴
廟謨蠻氛滌淨武備既裕文治宜興矧欽奉
恩綸敢不和衷籌畫爲經久之規條嗣自今聲教暨訖風氣日
開將見椎髻侏儒之俗家絃誦而戶詩書不難抗衡中土
是

聖天子德澤廣流實足衣被萬世後之官斯土者尚其加意滋
培永行遵守庶幾無負
聖朝作人之雅化云爾

鄂爾泰丁祭教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圜橋天子有臨雍之典春秋
屆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命夫胄子三公外則寄於
有司羣牧典綦嚴也誰敢懈焉本部院前涖南藩職司秉
幣恭逢丁祭親齋沐而宿饗宮先令儒官較簿書而正祭

器乃知牲或已經宰殺既失告全致潔之心物豈盡屬肥
鮮貢乖博碩蕃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夫額數任先後以
那移珍品不給於豆籩致滋鹽之譏豐兼聞各學亦有同
風罔知共竭精誠但解奉行故事甚或尊罍未備疇詳犧
象之形琴瑟雖陳莫辨致篤之狀觀者如牆如堵任彼咆
哮祭者似醉似癡頹如羣瞽一尊纔薦滿庭之燎火無輝
三獻未終兩廡之燈光已滅於是甑鉶與簠簋悉憑顛倒
几筵鹿冤共榛菱似遇摩空鸛雀分甘奪麗牛由承祭之
家人拍地喧天遑問糾儀之豈長駿奔髦士霎時怒髮衝



冠輿隸膳夫一片濫心染指凡此之類罪豈勝誅皆由約
束之不嚴亦以躬行之未善不思主爵則身膺一命幸得
窺聖人門牆分獻則職任半氈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未
知化導已蒙尸位之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
是飭都守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誡教授學正諭導諸員各
矢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牷皆供乎饌犆先事一朝
品物盡陳於頖璧齋戒沐浴來禮習樂試歌舞於明倫堂
前科量潔清退服寢衣斂精神於尊經閣畔庶幾必誠必
信斯夙夜之惟寅無怠無忽知神人之感格是並申之條
約用以頒諸學宮

鄂爾泰徵滇士入書院教

國家最重者惟人才人臣最急者亦惟人才使者奉
命總制三省凡三省文武賢者能者必以聞於
朝進其秩厚其糈寄以指臂託以心膂人才蓋棊重矣舉子上
公車者使者必助其資斧飭其有司以速其駕士子入棘
闈者使者必省其號舍給其卷資豐其供具優其禮貌以
鼓其氣而一時登賢書者皆知名士赴禮部者中式十人
選大令就博士者又數十人皆前此滇省所未有而使者